

凡人凡事

## 一支消失的钢笔

■卢江良

我有一只铁制的蛋糕盒,里面收藏着不少笔,有钢笔、圆珠笔、铅笔,有些是以前用过的,有些没有开封过。看着这些不同类型和款式的笔,我不禁想起高中时用过的钢笔,原本它也应该在里面的,可遗憾的是,在我读高三上半学期的时候,它突然消失了。那是一支普通的钢笔,我为什么要将它铭记于心?缘于它牵连着我的一段过往。

那支钢笔是我大姐夫作为礼物送给我的,算不上很贵重。当然,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它承载了一种情感。接受了它,我带去学校,在课堂上用。当时,我已爱上了文学,而我前排有位同学,痴迷于硬笔书法,我们平时交流颇多。有一回,他跟我说,我的那支钢笔,他写起来很舒服,能否转卖或换给

他?我说,它是我大姐夫送的,没有同意。

事情,就这样过去了。它似乎没影响到我俩的关系,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无话不谈。然而,过了没多久,有一天下午放学后,我发现那支钢笔不见了。我问那位同学,是不是他在用?他矢口否认了。我暗想,可能某位同学拿错了,便在上晚自习之前,提前来到空无一人的教室,弓着腰一排挨着一排,朝每张课桌的桌兜张望,以期找到那支钢笔。

结果,令人失望。于是,我就判断是那位同学拿的,尽管没有任何证据。原因是那年是1990年,我们那边的生活条件已经普遍不错,没有同学再会稀罕一支普通的钢笔。而那位同学的做法,虽然我认为很不妥,但并未因此疏远他,更多的是对他的理解,甚至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拒绝他的请求。为此,接下去的时间里,

我们依旧友好如初。

可意想不到的,第二天晚上发生了一个失窃事件。第二天早上,好几个班的同学反映,放在寝室和教室里的钱失窃了,其中包括我放在衣袋里的五元钱。这下,我对那位同学是否拿了的那支钢笔的判断变得不确定起来,开始怀疑或许是那个小偷在行窃时顺手将它拿走了。于是,学校统计失窃财物时,我将五元钱和那支钢笔一并报了上去。

好几天过去了,失窃事件毫无进展,却出现了一个传闻:当天晚自习之前,有一位老师路过我们教室,看到有人在翻桌兜。这次的传闻,与其他传闻不同,它传进我耳朵时,不是公开化的,不是透明的,而是朦朦胧胧的,甚至是神秘秘的。换句话说,它在传播的时候,显然刻意回避着我,但又不想轻易绕过我。所以,最终还

是让我得知了。

我听了,不禁大吃一惊!很想立刻去澄清。可我又向谁去解释呢?因为没人明确告诉我,我成了失窃事件的怀疑对象。应该说,那段日子于我是极度黑暗的。几乎没几天的时间,我便成了“孤家寡人”。更可怕的是,他们看我的眼色,一律变得诡异怪异;他们有意背着我,不断地窃窃私语;他们对我的态度,也不再友善,开始变得恶劣。

在这样的日子里,煎熬了将近两个月,临近期末的当儿,又发生了一次失窃事件。令我欣慰的是,这次的行窃者,被抓了个正着。据说,不是一个人,是三四个人联合作案,系低年级学生。根据他们交代,上次的失窃案,也是他们所为,并坦白窃得的数额。很快,学校让他们退赔。退还给我的,只有五元钱,没有那支钢笔,因为他

们没有窃物。

终于,对我的所有怀疑风吹云散,一度疏远的同学恢复亲近,包括那位热爱书法的同学。而那支已经消失的钢笔,我重新认定是那位同学所为。刚开始的几个月,我多少对他心怀怨恨,认为如果不拿笔,我就用不着去寻笔,就不会晚自习前独自去教室,就不会对每一张课桌的桌兜张望,也不会被路过的老师怀疑,更不可能深陷到那个传闻里了。

然而,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慢慢地释然了,只希望他能更加执着地追求梦想,有朝一日成为书法家。我想,唯有这样,那段过往,即便痛苦,也算有了补偿。高中毕业后,为了梦想,我背井离乡,辗转于杭德绍,最终在杭城定居。而在这漫长的人生旅程中,我总不忘打听他的消息。可是,让我失望的是,直至今日,他在书法艺术上依旧一无所成。

■百姓故事

## “鼾王”摘帽

■陈慈林

我睡觉打鼾(俗称打呼噜)已三十多年,“糗事”多多:凡出差开会,几乎无人愿意与我同室。某次会议组织者安排另一打鼾者与我同室,凌晨2时此人难忍我滚滚“惊雷”,连夜找会务组要求换房。此事更使我“声名远扬”,被人称作“鼾王”,获得在所有公众活动中住单间的“特权”。更令我愧疚的是,多年鼾声,竟然把习惯睡我右侧的老伴左耳打聋了……

前不久与友人到山西旅游时睡同一软卧包厢,他彻夜未眠,说我打鼾时有长时间憋气,建议我赶紧求医。

回到杭州马上联系医院就诊。先作睡眠监测,报告令人心惊:460分钟中,发生呼吸暂停+低通气346次,平均每小时45次,每次平均持续39.7秒;最长达97.5秒;最低血氧饱和度72%。无论是发生呼吸暂停频率、时长和最低血氧饱和度都已达到严重标准!必须严肃面对。

赶紧到中国首家美国梅奥医疗联盟医院求医,医生建议家用呼吸机。此机电机顶盒大小,睡觉时打开电源,戴上面罩,用气流强行打开呼吸通道……

此法效果暂且不论,不方便是肯定的,特别是像我这种经常外出的,如果火车上或宾馆床头没有电源插座,呼吸机岂非摆设?

另一方法就是简称CAUP的手术治疗。医生说,虽是成熟的微创手术,但因全麻后通过口腔操作,用医疗器械最大限度扩张患者口腔,以插管作呼吸通道。手术创面处于咽喉部,术后不能包扎、换药,还要承担呼吸和饮食双重功能。术后两周拆线,其间只能喝全流质维持生命,拆线后还要保持半流质二周,痊愈可能需要三个月。对患者的身体伤害不小,因此60岁以上或身体素质不佳者,一般不宜手术。

为了劝阻我手术要求,医生画了张草图交底,在插管两侧狭窄的范围切除双侧扁桃腺、射频消融治疗、悬雍垂缩短、左侧下鼻甲部分切除手术……看来“鼾王”摘帽代价不小啊。

在我坚持下,经过一系列严格术前检查,所幸完全符合手术所需指征。我与犬子分别在手术风险和麻醉风险告知书上签字后,手术终于进行。

上午7时30分,我赤裸全身、换上倒穿手术衣,送入术前准备室,这里共有14名病人等候手术。护士再次核对姓名、所患疾病和手术部位,然后把手术所需药物放到各人身边。

8时40分,我被送进3号手术室,迎面是主刀医生亲切的笑脸。8时50分,在麻醉师细声慢语中,我渐渐坠入黑甜乡……

10时50分,我仿佛从睡梦中醒来,只觉得咽喉中火辣辣疼痛。睁眼看到了术后观察室护士的笑脸,她告诉我手术顺利完成,但还需在此绑一小时观察。半小时后她取出插管,解放了我绑在两侧的双臂,12时左右,我被转入普通病房。

术后恢复期确实痛苦难熬:嘴巴歪了闭不拢,口腔麻木,不断有血水从口中渗出,医生让努力咽下去;术后第四天解的是黑色大便,都是咽下去的血水。喉咙有痰,却咳吐困难。喝水或牛奶时,因创面水肿,咽喉挤压成一条缝,无法正常下咽,只能一滴一滴滴迫吞。鼻与口腔通道“扩孔”后,水直接从鼻孔流出,护士说要慢慢练习方能适应。第一盒250毫升牛奶,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喝完。

每天七八个小时输液,消炎化痰、退热止痛、护胃抗过敏三大类。医嘱每天至少要饮水2000毫升,以保持创面湿润。前三天,我没完成任务,平时几分钟能喝完的一瓶水,几小时也喝不完,不断呛水(奶)。

肚子饥饿,却只能喝粥、牛奶和藕粉,到后来闻到味道就恶心,还得硬着头皮坚持喝。夜深人静创面疼痛难忍时,我经常在病房走廊上游走,陪护的老伴心疼得直掉泪。我给她发微信:此聊作我对震聋你耳朵的“惩罚”,说得她破涕为笑。

凭借我十多年坚持健走3万多公里练就的体质,半个月流质喝下来,虽体重从76公斤降至69公斤,但我头不晕、心不慌、脚不软,精气神依旧。

说句心里话,每人身体有差异,我的经历只供参考。如果也有想用CAUP手术解决“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”的,建议先作好强大的心理准备。

■思绪点滴

## 话说顿悟

■林榕

顿悟,是一佛教名词,指对“真理”的突然觉悟,与“渐悟”相对。

我想说的是,人们能否把“顿悟”理解得更广阔些呢?佛教徒们在苦苦学习、诵经、钻研后,突然于某个早晨或黄昏,领悟了高僧大师文字语言或经典中所表达的本质的内容,于是在佛学上境界大升。同样道理,做学问、搞艺术的人,如能坚持勤学苦练,也会有人得此机缘,这是苦苦思索、锲而不舍,加上灵感闪现的结果。

顿悟必须有坚实的底子,要有渐悟的过程,要由量变到质变。顿悟的一刹那之前,必定经历过无数个日日夜夜。

更有灵性和觉悟的人,于顿悟后尚能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,那就是一种更高境界了。我相信,大师就是从有灵性、顿悟的人之中产生的。

顿悟的人,努力攀登到达山顶,他们精神世界的充实、内心的快乐,常人是无法理解的。这样的人,大多重精神轻物质,有一方书桌,所需经典书籍,能不受打扰地读书创作,他们就很满意了。这些人应该是做学问、搞创作的榜样。

■岁月如歌

## 一张遗忘的军属优抚单

■翁建飞

一张34年前,战友家乡寄给部队的“现役军人家属工分四联单(通知部队联)”,夹在了一本《解放军文艺》杂志内,至今才被我发现。除了惊喜,我的内心隐隐有些自责与不安。

我的思绪,一下子被拉回到30多年前。

优抚单上的林春新我很熟悉,个子不高,但干练、挺拔,比我早两年当兵。我刚入伍时,他担任班长,只不过带的是三班,而我在四班。印象最深的是,他教我们唱歌时相当有板有眼。短短3个月的新兵生活,他教会了我们《战友之歌》《说打就打》《打靶归来》等军旅歌曲。我很佩服他,武能带兵训练,文能识谱教歌。

这张优抚单上表述的是:“根据党的优抚政策,经群众讨论,大队评定,你部林春新同志家属本年度享受优抚款400元(已先从先前的劳动工分改为现金优抚)。请转告该同志安心服役,为保卫祖国、保卫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。”落款单位是福建省邵武县拿口镇公社,日期为1985年1月1日,右下方盖的公章为邵武县拿口镇人民政府。可见,该地当时已撤县设市,原先的公社改成了镇。

虽然这张优抚单所支付的金额并不高,但字里行间足见林春新家父母官细致、扎实、规范的优抚工作,体现了建设国防、守护和平的责任与担当。拥军情深,温暖人心。

不过,敬佩之余,我的心里掠过一丝疑惑。当年是谁将这张优抚单夹入那本《解放军文艺》杂志的呢?

按部队的常规来说,类似信函一般先由指导员接收,再交给文书保管或放入战士个人档案。从这张优抚单的年月来看,当年我正担任连队文书,这本杂志送到连部后也许我是第一读者,但也不排除爱书的韩指导员。照这么推理,将优抚单夹入杂志的唯有我和指导员。我猜想,那天估计是阅读这本杂志到某一页时,我或韩指导员随手把优抚单书签夹了进去,时间一长便忘了取出。后来韩指导员去了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深造,我则调至团政治处报道组工作,几本《解放军文艺》杂志一直随我而行。

战友家乡寄给部队的一张军属优抚单,被“埋没”在一本杂志内足足34年,也可算作一桩轶事。所幸它不是录取通知书之类的要件,否则,耽误战友的前程,我等也将成为“罪人”,被人诛讨。

借助微信,我将这张优抚单的来龙去脉,和盘告诉了林春新战友,并且拍照相传。他很惊讶,似乎压根儿不知道家乡有寄优抚单到部队这件事,只记得当兵时家里每年都能收到400元优抚款。

原以为林春新会因此而怨责于我,没想到他宽宏大度地说:“很好啊!你替我保管了这么多年。”我同林春新约定,待下次见面,就把这张军属优抚单交给他,留作永久的纪念。



拾趣

郭建生 摄

■笔随心动

## 行走在药材之乡

■赵征

这是一棵长在我记忆里的树:几年前我去淳安的九咆界,刚进山口,就看见溪边站着一棵树,枝叶间缀满红玛瑙似的果实。我忙问本地导游,这是什么树呀?红红的果子能吃吗?导游告诉我,这叫山茱萸,是名贵的中药材,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记载。我记住这棵填补了我药材知识空白的树。

近日,我去了与九咆界毗邻的中药材之乡临岐镇采风,在站着李时珍雕像的广场上,看见浙江山茱萸之乡、覆盆子之乡、白花前胡之乡的大幅书法,立即从记忆深处找出山茱萸的画面。无需考证李时珍曾在临岐踩过草药的传说,我倒是极想去中草药的种植地走走。幸运的是,这一愿望很快就实现了。

翌日,暮春的阳光闪闪地铺在山野,我与一位脸色黝黑的山民同行,向中草药种植基地走去。我边走边说:“古时李时珍在这里采草药,采的应该是山地上野生的中草药吧!”黑脸汉子点头用手指着群山说:“这里溪边坡地上到处有山茱萸的树,有的树龄几百年,被称为山茱萸之王。在种植基地山茱萸树一大片,就像走进森林一样。”我指着田里一丛丛的翠绿色问:“这是什么中药材?长势这么好,你们肯定懂得种植知识的呀。”他说:“我们村里经常有文化礼堂举办中草药种植培训班,从育苗、管理到收获,专家讲得头头是道,种植户记得井井有条。就说这路边的覆盆子吧,种下后只需要除草、施肥,收过果实的枝条全剪掉,新枝又会会长出来的。”我欢声道:

“那真是一本万利,不断地有收获呀。”

见一个山民在田里,我也从田间小路走下去,指着土地上的绿叶片问:“这又是什么草药呀?”山民淳朴的脸上透出些许热情:“这叫三叶青,你看,叶柄上都是三片叶子。”说着,他还从嫩茎上掐下翠生生的三片叶子递给我,“你嚼着吃吧,这可是清热解毒的。”我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咀嚼,体味着茶叶般的清香。他又从田里翻出三叶青的根茎,“三叶青的根里结着一个个的小葫芦,这小葫芦可治感冒发烧的。”呀,真的一串串的小葫芦,煞是可爱。他见我惊喜万分,便送了我一株连根带叶的三叶青。

我一回到杭州,便急忙将这株三叶青种在花盆里。看到这株三叶青,我仿佛又行走在中草药之乡。

■感悟生活

## 钱包丢了之后

■王珍

发现自己钱包丢了,我连马上去找的念头都没有,更不会着急上火。“钱包丢了还一点都无所谓的样子,你家一定很有矿!”虽然我不像朋友们调侃的那么有钱,但钱包里的钱实在是多得不值一提。原因么,不用多想就明白了,连我八旬的母亲也天天在说着网购,把微信玩得极麻溜的。这个年头谁还会塞一堆钞票在钱包里假装大款?

之所以我还在记挂着这个丢失的钱包,是因为这个钱包有来头。那是在上一个钱包丢掉后,我发了一条考验友情的朋友圈信息,在痛诉自己丢钱包的惨状、有钱包的捐钱包”的求助,瞬间一拨铁杆朋友排队认领。其中闺蜜建萍排名榜首,她动作麻利地发给我微信红包

100元,并答应捐助钱包两个,是她去云南旅游时买的绣花荷包。是我中意的民族风。其实,我之前丢的那个也是她给的。

钱当然是退回去了。“凭空怎么好意思拿别人的血汗钱呢?”这种为人的基本道理我懂!我的求助当然也不是纯粹矫情,只是偶尔跟风卖个人设而已。当然,我也知道,我不能太不把钱包当钱包,因为一个需要友情而不珍惜友情的人,迟早人设会崩塌。

所以,我在仔细回忆了自己近日的行踪后,断定钱包是丢在留下的工商银行了。就在一周后的有一天路过那里时,我顺便进银行去问了一下。我以为是简单的三言两语,那保安大哥立刻告诉我,你的钱包确实有,就等你来认领。失而复得,就这么简单。

也是发生在这个春天的一

件事: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,和朋友相约去喝茶。从公交193路上下车,却发现随手携带想送朋友的一提袋的好茶叶忘在车上了。想马上乘上一班车去追回来,但和朋友的约定时间又快到了,只好先去赴约。

等到聚会散了,天色已黄昏,而193路的末班车也快到点了。但我还是信心满满地想到黄龙公交总站去碰碰运气。我赶到时,末班车早已开走,但我惊喜地发现调度室的门还开着,更惊喜的是我扔去的茶叶叶就好好地搁在柜子上!我不管不顾地冲着两位正在吃晚饭的工作人员喊:“这是我上午忘在车上的茶叶。”

工作人员说,193路车队的人全都下班了,他们是另外跑一趟,但我第二天得再跑一趟。这真的有点太费周折。但他们并没有刻板地“教科书式执法”,而是非常体谅地和193

路车队的相关人员通了电话,然后让我写个收条、留个电话就物归原主了。

像这样的丢失、找回的事情常常发生在我身上,被朋友们多次调侃为神一样的人有神一样的故事存在。他们认为我总是特别相信社会上的人,其实我是相信自己,因为我相信自己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同样的。比如,我曾经在银行的ATM机边的地下捡到100元钱,捡起来就交给保安了。我在公交车上捡到手机、雨伞、眼镜、月票等物,都是在第一时间就交给司机了。特别是诸如钥匙、文件、课本等一些看似对旁人没什么用的物件,对失主也许很重要,我一定要多管闲事去捡起来就近交给相关人员。

每次在做那些我认为是应该做的事情时,看似在为别人,实质上有为自已求心安的意思